



《大明湖》是老舍到济南后开笔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老舍在济南教书期间共创作了四部长篇小说，除《大明湖》外还有《猫城记》《离婚》和《牛天赐传》。四部长篇小说创作的背后，都有鲜为人知的故事。而令济南人倍感亲切的《大明湖》未曾面世便毁于战火之中，其创作背后的故事，更是众说纷纭、扑朔迷离。

“写当下之济南府”

1930年夏天老舍应邀来济南，在齐鲁大学执教。老舍时年31岁，尚未结婚，还是个单身汉，就住圩子墙外齐大新校园内文理学院办公楼上。这座办公楼建成于1923年。楼门上方有座罗马数字的圆形大时钟，是当时齐大全校的标准时间（济南城里市则是听济南电灯公司鸣汽笛报时）。此楼为地下一层地上两层，当年地下一层为齐大印刷所，楼上一层为文理学院各系主任办公室，楼上二楼楼梯右侧为院长、教务主任办公室，楼梯左侧为中国教员单身公寓。

老舍因来得晚，便住了走廊南侧最西头的一间。1934年暑假前老舍辞职齐大，接替老舍而来的青年戏剧家马彦祥，入住的也是这间公寓。这个房间实为全楼的西南角，从这里推窗南望，可以远眺梵字点点的千佛山，近观红楼错落，教堂突兀，绿树若云的齐大校园。楼下槐荫夹道，碧草如茵，环境优雅，宛若世外桃源，正是写作的好去处。老舍就是在这个房间里，开始了他的到济南后的文学创作。

刚到齐大时，老舍忙于备课上课，兼编《齐大月刊》，难得有空闲功夫静下心来写作，只能零打碎敲地写点应急小文章。老舍考虑写大部头的长篇小说，大约是在1930年寒假即将到来之前。写什么好呢？老舍拿定主意，不再继续“贩卖”英国和南洋，如《二马》和《小坡的生日》；也不再重炒旧京往事，如《老张的哲学》和《赵子曰》；而是写当下之济南府，就写眼巴前发生的事儿。

老舍到济南后，自己印了专用稿纸，张大格大，一张可写九百多字。那时写字还是以用毛笔居多，格大了便于书写。这天老舍没有课，清晨起来，铺开九百多字一张的新印稿纸，略作端详，而后挥笔写下三个端庄大字：大明湖。

老舍在《我怎样写〈大明湖〉》中交代说：“被约到济南去教书。到校后，忙着预备功课，也没工夫写什么。可是我每走到街上，看见西门和南门的炮眼，我便自然地想起‘五三’惨案；我开始打听关于这件事的详情；不是报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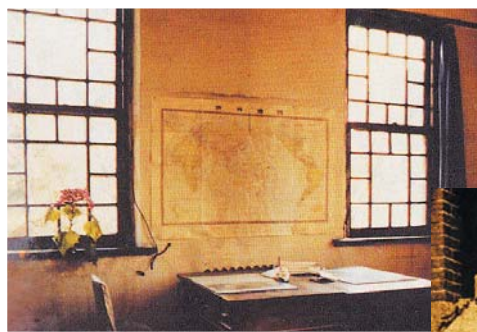
上登载过的大事，而是实际上的屠杀和恐怖的情形。有好多人能供给我材料，有的人还保存着许多像片，也借给我看。半年以后，济南既被走熟，而‘五三’的情形也知道了一个大概，我就想写《大明湖》了。”接着老舍又交代说：“可是‘五三’并不是主题，而是个副笔。”“我需要个别的故事，而把战争和流血到适当的时机加进去，既不枯燥，又显得越写越火炽。”

因此《大明湖》人物故事的发生地，并非“五三”惨案原发地济南西门和南门一带，而是设置在济南老北城大明湖畔的花街柳巷。写了一个在内忧外患背景下，生活在大明湖畔的一对贫苦母女，如何先后沦为倚门卖笑娼妓的故事。

关于故事内容，老舍说：“故事的进展还是以爱情为联系，这里所谓爱情可不是三角恋爱那一套。痛快一点说，我写的是性欲问题。在女子方面，重要的人物是很穷的母女两个。母亲受着性欲与贫困的双重压迫，而扔下了女儿不再管。她交接过好几个男人，全没有所谓浪漫故事中的追求与迷恋，而是直截了当地讲肉与钱的获得。”

老舍接着说：“读书的青年男女好说自己如何苦闷，如何因失恋而自杀，好像别人都没有这种问题，只有他们自己的委屈很值钱似的。所以我故意提出几个穷男女，说说他们的苦处与需求。”

老舍这段话是有所指的。当时左翼文坛流行“革命+恋爱”之类小说，看来老舍这篇小说，颇有些与之对着干的意思。



当年老舍住过的单身公寓房间

老舍红楼绝唱《大明湖》

李耀曦



老舍在齐鲁大学教学楼前

写《大明湖》之前，很可能曾对《老残游记》做过一番研究，乃至读过英文版的《歌女》。

而在笔者看来，老舍创作《大明湖》或许也不无借他人酒杯浇自家胸中块垒之意。辛亥革命之后，铁杆庄稼倒了，因无一技之长，北京下层旗人状况极惨。青壮年男人靠拉洋车糊口，许多妇女则沦为暗娼。老舍穷旗人出身，25岁时才离开京城，对此了如指掌。

老舍于1931年暑假期间完成《大明湖》。写完后他把手稿寄给了好友郑振铎，《小说月报》也发了预告：1932年新年特大号刊出。然而岂料，未等它面世，便焚毁于上海“一二八”日军进攻闸北的炮火之中！商务印书馆仓库中了炮弹燃起熊熊大火，老舍自嘲说是走了“红”运“抬头见喜”了。

徐调孚张西山曾读过《大明湖》原稿

据老舍本人自述，读过这部小说原稿的除了老舍仅有两人：一是商务印书馆编辑徐调孚，另一位便是老舍齐鲁大学同仁，好友兼邻居“张西山兄”。张西山，即张维华，字西山，山东寿光县人，生于1902年，时为齐大文学院历史系讲师，也住单身公寓，就住在老舍的对门。这位西山兄，后为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，1952年齐大撤销前调入青岛山东大学，任历史系教授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已是八十老翁的“西山兄”感慨万千地回忆了这段早年往事：“民国十九年夏天，我从燕京大学哈佛研究所进修后，又回到齐鲁大学教书，恰巧这时老舍也应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林济青的邀请来到齐大。从那时起，我俩就毗邻而居，在齐大文理学院办公楼第二层的西头，他住南间，我住北间。当时我们都是单身汉，都还年轻，虽然他搞文学我弄历史，但由于年龄相仿（老舍比我长三岁），又都出身贫寒，因而言谈投契，交往甚多，时有过从。”

关于老舍如何写《大明湖》，张维华教授继续回忆道：“老舍写得很难。除了教书和兼编《齐大月刊》外，白天、晚上都在闭门埋头写作。别人一支毛笔能用大半年，他不到两个月就不能用了，所以，一次就见他买十几支。老舍本来就喜欢吸烟，写起东西来，更是一



八十老翁张维华教授回忆当年往事

支接一支。因此，像‘三五’‘三炮台’等上等香烟是吸不起的，只能抽抽‘前门’‘粉包’之类。”

有时，写得实在太累了，老舍便跑到对门好友张西山的房间去聊天儿，二人古今中外地闲扯一番。或与张一起下楼散步，到街上转转。间或阴天下雨，两人还会就着花生米干上几杯。济南的花生米很便宜，一毛钱一大堆。一边饮酒，一边闲谈，扯高兴了，有时老舍便把自己写的小说拿出来念上一段，听听“西山兄”的高见。张先生说，《大明湖》写完，老舍还请他又看了一遍，才寄出去。

回顾往事，张老感慨良多。他说，齐大共事之后，抗战期间二人还在重庆见过一面。1958年曾专门赴京一次，请老舍来山东讲学，但此事未果。

下落不明的唯一“清样”

1981年上海“补白大王”郑逸梅老先生又在《书报话旧》中透露出个惊人消息：《小说月报》第23卷新年特大号在“一·二八”前夕刚好装订出一本清样，及时送给了徐调孚先生，并未葬身火海，真乃海内孤本！老舍之子舒乙得讯后，立即与徐调孚后人联系，但经多方探寻却一无所获。那本“海内孤本”至今下落不明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当年老舍从《大明湖》中抽出精彩片段，又写成一个中篇小说《月牙儿》和一个短篇小说《黑白李》。《黑白李》里洋车夫“王五”的形象发展为后来的“骆驼祥子”。《月牙儿》与后来的《微神》《阳光》构成老舍

的女性三部曲。《骆驼祥子》和《月牙儿》则成为其代表作之一。这几篇小说不断被改编搬上银幕，但人们却很少知道，这里面有《大明湖》的影子。

然而故事至此并未完结。

20世纪90年代的“山东医科大学”校园即为原齐鲁大学旧址。校园内的老楼旧建筑，除康穆教堂已于1959年被拆除外，其余基本保存完好。老舍闭门写作《大明湖》的那座齐鲁大学红楼成为山东医科大学的老办公楼。岂料时隔66年之后的一个初冬之夜，这座红楼也遭遇了一场熊熊大火。

1997年11月17日晚，老舍之子舒乙接到济南的记者打来的长途电话，问他有什么感想。舒乙顿时惊得目瞪口呆，半晌无语。半年前舒乙在济参观完“老舍生平展览”后，还曾走进这座老办公楼，与校方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，建议把当年老舍写《大明湖》的二楼西南角上那个房间，开辟为老舍文学创作纪念馆。后来舒乙先生为此写了一篇散文名为《火命》。文章发表在《光明日报》上似乎也有点寓意。

（本文作者为山东原高校校报主编，知名文史专家）

老舍自嘲这本书走了“红”运

从老舍自述看，为写《大明湖》这部长篇小说，老舍曾到大明湖畔实地走访考察过。当时鹊华桥畔的明湖居犹存，只是没了说唱大鼓书的黑妞和白妞。不过老舍这部长篇小说中的故事，还是不禁让人想起刘鹗那部章回小说《老残游记》。《老残游记》中黑妞白妞是师徒俩，《大明湖》中则是母女二人；黑妞后来跳湖死了，《大明湖》里的母女也是投湖而死；只是女儿被人搭救，没有死成而已。

更为巧合的是，就在老舍到济南的前一年——1929年，即有洋人名“亚瑟”者，把《老残游记》片断译成英文，刊登在《亚洲》杂志11月号上。所翻译的正是小说中第二回明湖居黑妞白妞说书，洋人亚瑟把它译为《歌女》（The Singing Girl）。由此看来，老舍在构思

